

女儿,爸爸要救你

汪浙成



表示理解,也不再坚持了。但你们有没有办法找人让我们院领导说句话?这样我也好减轻点压力。”王利华老师看了我一眼,对周主任说:“那我们想法找人吧!”

13.同意我们转院了

小郑特地解释,听医生说,从前移植,供者HLA配型必须全相合。现在医学水平提高了,四个点位相合就可考虑移植。不过道培医院医生仍不舍得放弃中华骨髓库那位供者,因为考虑到他年轻,又是男性。要求中华骨髓库和台湾对各自的供者都做进一步查体,哪个更理想要哪个。问我们这里的病人何时能去北京?事后想起来,小郑这个电话来得真是及时!无需我赘述,周主任在一旁也已全听见了。电话既说明了我们的决心,又委婉地道出省中医院与道培医院在治疗上客观存在的某些差别。但周主任仍不松口,谈话无果而终。

从主任室出来,我有点郁闷。王老师说,几天没见汪泉了,想去层流室看看她。这天,是我二妹环贞送午饭。她在探视室里正通过视频电话与里面的汪泉通话。见王老师进来,视频上正在吃饭的汪泉立马咧开大嘴高兴地笑起来,不停地晃动着化疗后变得方头大脸的秃脑袋,竭力装出往常那种带点夸张的轻松样子,可惜表情不够自然。

王老师接过环妹递给的话筒,在视频上与汪泉聊起来。“这两天怎么样,汪泉?”王利华老师问。“还行!”视频里的汪泉回答说。

环妹在一旁插话:“汪泉这两天胃口不大好,饭后有点胃疼,还有胳膊上的皮疹痒得影响晚上休息。”

王利华老师问汪泉:“胃肠不适和皮疹的情况,跟医生说了没有?”“医生已经来看过,给我开了点黄连素,还有外用药,但效果不大明显。”“我们回头再跟医生说说。”

汪泉关切地问王利华老师:“我听爸爸说让你帮忙给周主任说说转院的事,不知办得怎么样了?”“还需要再做做工作。”王利华老师说,“这事你不用操心,我们会处理好的。你在里面就安心配合医生吃药治病。”

从层流室探视出来,见周主任从走廊对面急匆匆朝我们走来,把王利华老师拉到一边。“正要找你们呢!”周主任说,“转院的事我

等周主任走远,王老师小声问我:“怎么样,能不能找人跟她们院领导说说?”“试试看吧!”我说。王老师叹了口气:“看来周主任也确实有难处。大概不外乎两条:一是转院会影响到她们医院的公信力;再一个是经济指标。她没有办法。人在其位,就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。”

我说:“这个我完全理解。我想想办法找人说情去。不过今天周主任口气已经有所松动,这全看在你王老师面子上。”

这两天因为转院的事,搞得茶饭不思,心烦意乱,连续几个晚上都没睡好,有点头昏脑涨,午饭后想在家里小睡一会。没想刚躺下,电话铃响了,是王利华老师的。她在电话那头欣喜地说:“咱们不必找人了!”我先是没听懂,吃了一惊,忙问:“怎么,是不是周主任又不同意了?”王老师笑了:“她同意了,同意我们转院了!”

原来王利华老师刚接到周主任电话,说她中午在医院食堂吃饭时,见到医院医务科长,向他讲了汪泉要求转院的事。医务科长对她说,让院长说句话,没有这个先例嘛!你自己定就行了。这样,她就为我们的事承担了责任,通知我们用不着再找人跟她们院领导说去了。她同意转院就是。但她说,汪泉目前尚不具备转院条件,从层流室出来还需恢复一段时间,才能出行上北京。

放下电话,睡意全消。连日来乱我心者的转院大事,现在总算可以定下来了。汪泉可以北上求医了。道培医院也已经在向我们招手,为汪泉找到了一个六个点位相合的台湾供者,而且还在继续为她寻找更理想的,等待已久的移植很快就能提到日程上来了!

道培医院坐落在北京海淀区玉泉路,与北京火车站几乎在同一条平行线上。一在城西,一在东边,横穿整个京城。按正常行车,约需两小时左右。我们在杭州出发前,医生们一再叮嘱汪泉:路途上要注意防止感染,除了饮食卫生,要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,必要时将两只口罩重叠起来戴在嘴上。

42.这桩事不用提了

祖鸿也非常难受,倒是劝慰嫂嫂别这样伤心了,日子总要过下去。一提到疏散、丧葬费的事,娇鹏哭得更凶了,祖鸿感到蹊跷。既然问到了,娇鹏也不遮遮掩掩,把经过原原本本说了说。祖鸿一听肺都气炸了。盛怒之下,当即就要找到崇信药厂去。

祖鸿原想到娘舅家里交换意见,但想到他如今有为难之处,倒不如去撞个明白。这天一早,他们夫妻俩披麻戴孝来到崇信药厂,三岁女儿白头绳白腰带,手里捧着父亲的遗照。他们在门房间哭访。单苏一看,竟是外甥新妇在哭,地上摊开的纸上面写着:“我们母子要吃饭!我们决不离开上海!!……未亡人盛娇鹏及子女泣告。”许多人了解到未亡人竟有这么一笔苦账,不禁愤愤然。大家打抱不平,争着要替娇鹏去找公方代表老鞠。不料,龚科长正堵在楼梯口。见众人来了忙说,自己受老鞠委托全权处理这桩事,马上要跟那位职工家属面谈。老鞠在楼上办公室里已接到电话报信,心里正窝火,再一看,龚科长已在那里调停了,不觉赞许他办事利落。老鞠随后叩开了隔壁席办的门。秉逊从窗户上早就看见刚才悲情一幕了,尽管他心知肚明,也不乏怜悯心,但这样一闹,真把他放到火里烤了!一看外甥祖鸿也在,便知是他出的馊主意。老鞠敲门进来,倒没有怪他的意思,只想交换一下看法。秉逊马上声辩,这桩事他完全不知情,而且,公归公,私归私……

老鞠把娇鹏、祖鸿请到办公室,一时间,门口围定许多工人师傅。双方一番交涉,祖鸿不愧是大学生,该讲的时候句句中理,又掌握好火候,进退自如。老鞠听了,用胶东口音大嗓门讲出一大篇,当众裁定:疏散不提了;抚恤金、丧葬费照发。至于,祖鸿说起的照顾他嫂嫂进厂的事,等班子里商量好了,上报公司批准后再答复。

不久,娇鹏接到通知,到药厂财务科领回了抚恤金、丧葬费,还听说顶替的事有难度,只得搁浅。对于领回的一笔钱,祖鸿主张把钱存起来,可娇鹏一口咬定,先用来偿还祖堃欠

借的债务,不能让人说闲话。当下,就连祖堃欠娘舅家的钞票也一笔笔结清。秉逊无论如何也不肯要,可娇鹏说:“路关路,桥关桥。下趟我钞票不够用,说不定还会来向您借点,可欠下的钱不能不还。”听了这番话,秉逊心里很不是滋味,以为“疏散”的事她还心存芥蒂。对此,娇鹏也不向他解释,反正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。

六月初,祖鸿护送哥哥的灵柩到乡下安葬。一连三个通宵,他就对着棺木枯坐,丝毫不感到困倦。可到了大石岙姐姐家里,一觉睡下去,竟睡了十五六个钟头。等醒来,预先买好的回程火车票已经作废了。金粉、世骥正好挽留他多住几宿,把祖堃生前托付他姐姐姐夫的事,原原本本仔仔细细向祖鸿说了。金粉说罢,笑着补了一句:“亏得你阿哥看得开,连这事都已经为你安排好了,要换了别人是不肯的!不是我说——喂,你们般配倒是蛮般配的,就不晓得你愿不愿意?”祖鸿像挨了雷击似,说:“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,根本就不可能!绝对不可能!瞎七八搭!哪有这种事?”金粉追说着:“怎么不可能?

人家哪点配不上你?再说,女人年纪轻轻,怎会守一辈子?姐姐来撮合这桩事,也是为你好!谁愿意这样?这也是没有办法呀。你阿哥也只有那点亲骨肉了,一改嫁,成了拖油瓶不是?就连姓氏也要改,多少可怜!弟弟,我同你毕竟是一个姓啊!”祖鸿忿然说:“你这是什么话?嫂嫂是这样的人么?”金粉说:“女人逼急了,什么事都做得出来,也叫没办法呀!因为你是我兄弟,我才劝你。更何况,叔嫂嫂又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!娇鹏长得蛮后生,只不过比你大一岁……”祖鸿听了身子发颤,截然说:“这桩事不用提了。再这样,勳怪我要板面孔了!”见奈何不了他,世骥便拿出一块手表,说:“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祖鸿一觑,是哥哥的那块陀飞轮表。金粉仿佛受了委屈,含泪说:“你阿哥哭着求你姐姐、姐夫的事,还会有错的!确是你阿哥的意思呀!”世骥也搭腔说:“这手表你总该认得吧?祖堃关照过我们,事成了,这就是他送的薄礼。你同不同意一回事,我们说不说又一回事,你阿哥的话如果我们不带到,心里过不去啊……”

上海霓虹

徐策



浙江

上海

江苏

安徽

江西

一路有您
二十年感恩



大发地产 | DFL

DAFA LAND

1993-2013

为生活而创造 Design For Life